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阚立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们更加追求物质以外, 即精神上的享受, 因此自 21 世纪我国旅游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旅游经济的增长一般都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本文聚焦于我国旅游产业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因此, 本文将产业分为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产业两个部门, 应用 Feder 两部门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 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希望我国旅游产业可以长足发展。

关键词: 旅游产业; 经济; 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73 (2022) 03—0158—03

1 问题的提出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之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使得我国服务业的需求一直高速增长, 尤其是旅游业。旅游业本身与其他各行业密切相关, 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动关联产业的经济增长, 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这种现象则是旅游业经济溢出效应的体现。Palmer 和 Riera 表示, 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在一定经济和生态成本上的。由于地区差异性, 不同地方因旅游业发展而产生经济效益也有所不同, 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由此, 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程度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话题^[1]。本文主要是通过 Feder 两部门模型来对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进行测度, 进而发现不同指标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 旅游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希望本文能够为之后旅游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借鉴。

2 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2.1 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模型的构建

吴玉鸣 (2014) 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旅游经济溢出效应; 谢风媛 (2016) 通过构建 Feder 两部门模型来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溢出效应; 曹允春、王曼曼 (2017) 利用 Feder 两部门模型来计算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 杨倩 (2018) 则通过 Feder 两部门模型来分析互联网产业的经济溢出效应; 李树桐 (2020) 采用 Feder 两部门模型分析教育投资溢出效应。

基于上述情况, 发现学者们一般采用 Feder 两部门

模型来分析产业的溢出效应。早前, Feder 提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将经济部门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 Feder 模型最早主要用于测算某个国家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扩散效应或者说溢出效应。本文将采用 Feder 两部门模型, 构建包括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产业的两部门模型, 以便更好地测算旅游的溢出效应。基于此, 构建如下生产函数模型:

$$Y = I + N \quad (1)$$

$$I = g(K_i, L_i) \quad (2)$$

$$N = f(K_n, L_n, I) \quad (3)$$

式中: i 代表旅游产业部门;

n 代表非旅游产业部门;

I 代表旅游产业部门的经济产出;

N 代表非旅游产业部门的经济产出;

K_i 、 L_i 分别代表旅游产业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K_n 、 L_n 分别代表非旅游产业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上述模型中, 经济总产出有旅游产业部门产出和非旅游产业部门产出共同构成, 其中旅游产业部门的产出由投入该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决定, 非旅游产业部门的产出除了依靠产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 还与旅游产业部门有关, 旅游产业部门作用于非旅游产业部门, 促进非旅游产业部门的产出增长, 这是旅游产业经济溢出的表现。

由于无法获得分别投入到两个部门中的资本和劳动的数据, 故而通过运用 δ , 来衡量两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具体表述如下:

$$I_k/N_k = I_l/N_l = 1 + \delta \quad (4)$$

其中： I_K 、 I_L 分别代表旅游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N_K 、 N_L 分别代表非旅游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δ 代表两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差值。

对公式 (5) - (7) 全微分得：

$$\Delta Y = \Delta I + \Delta N \quad (5)$$

$$\Delta I = I_K * \Delta K + I_L * \Delta L \quad (6)$$

$$\Delta N = N_K * \Delta K + N_L * \Delta L + N_I * \Delta I \quad (7)$$

Δ 表示各变量的变化值， N_I 是旅游部门的经济溢出变量。

把公式 (10)、(11) 带入公式 (9) 中，得：

$$\Delta Y = \Delta I + \Delta N = I_K * \Delta K + I_L * \Delta L + N_K * \Delta K + N_L * \Delta L + N_I * \Delta I \quad (8)$$

其中资本总量为 K ，劳动力总量为 L ，对 K 、 L 进行全微分得：

$$\Delta K = \Delta K_I + \Delta K_N \quad (9)$$

$$\Delta L = \Delta L_I + \Delta L_N \quad (10)$$

将 (8)、(13) 和 (14) 带入 (12) 得

$$\Delta Y = N_K * \Delta K + N_L * \Delta L + N_I * \Delta I + (1 + \delta) N_K * \Delta K + (1 + \delta) N_L * \Delta L + N_I * \Delta I + (1 + \delta) N_I * \Delta I \quad (11)$$

在 (15) 两边同时除以 Y ，可得：

$$\Delta Y / Y = (N_K * K / Y) * (\Delta K / K) + (N_L * L / Y) * \Delta L / L + (N_I + \delta / (1 + \delta)) \Delta I / Y \quad (12)$$

$$\Delta Y / Y = \alpha * \Delta K / K + \beta * \Delta L / L + \theta * \Delta I / Y \quad (13)$$

其中， $\alpha = N_K * K / Y$ ， $\beta = N_L * L / Y$ ， $\theta = N_I + \delta / (1 + \delta)$

α 、 β 、 θ 分别表示资本边际生产率、劳动边际生产率、旅游产业的全部经济贡献。引入系数 ψ ，用于表示旅游部门的经济溢出弹性系数，并假定其固定不变。

$$N_I = \psi * N / I = \psi (N / Y) / (I / Y) = \psi * (1 - I) / Y / I / Y = \psi / I / Y - \psi \quad (14)$$

$$\text{可得 } \Delta Y / Y = (N_K * K / Y) * (\Delta K / K) + (N_L * L / Y) * \Delta L / L + (\delta / (1 + \delta) - \psi) * \Delta I / Y + \psi * \Delta I / I \quad (15)$$

令 $\gamma = \delta / (1 + \delta) - \psi$

本文要运用的测度旅游产业经济溢出的模型为：

$$\Delta Y / Y = C + \alpha * \Delta K / K + \beta * \Delta L / L + \gamma * \Delta I / Y + \psi * \Delta I / I \quad (16)$$

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旅游产业对经济的影响，由于 2020 年全球旅游产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大，因此将选取 2010-2018 年我国旅游产业方面的数据。总产出 Y 用全国 GDP 数据表示；劳动力投入量 L 用全国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量 K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旅游产业增加值用全国旅游收入来表示。相关指标数据可以从 2011-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根据上述要求，获得的初始原始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测度原始数据

年份	Y-GDP (亿元)	K-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L-就业人数 (万人)	I-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2010	412119.3	251684	76105	12579.77
2011	487940.2	311485	76420	19305.39
2012	538580.0	374695	76704	22706.22
2013	592963.2	446294	76977	26276.12
2014	641280.6	512021	77253	30311.86
2015	685992.9	562000	77451	34195.05
2016	740060.8	606466	77603	39390.00
2017	820754.3	641238	77640	45660.77
2018	900309.5	645675	77586	51278.29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根据 2011-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由于模型所需的数据均为增长率，因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测度研究数据计算表

年份	$\Delta Y / Y$	$\Delta K / K$	$\Delta L / L$	$\Delta I / I$	$\Delta I / Y$
2011	0.183978	0.237604	0.004139	0.534638	0.016320
2012	0.103783	0.202931	0.003716	0.176160	0.006970
2013	0.100975	0.191086	0.003559	0.157221	0.006628
2014	0.081485	0.147273	0.003585	0.153590	0.006806
2015	0.069723	0.097611	0.002563	0.128108	0.006055
2016	0.078817	0.079121	0.001963	0.151921	0.007573
2017	0.109036	0.057335	0.000477	0.159197	0.008473
2018	0.096929	0.006919	-0.000696	0.123027	0.006844

3 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测度与分析

3.1 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测度

由于对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所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一般会出现不平稳性影响其结果，因此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目前平稳性检验的方法较多，但 ADF 检验的结果可靠度高，故本文采用 ADF 检验。在 5% 的显著水平下 $\Delta K / K$ 、 $\Delta I / I$ 和 $\Delta I / Y$ 的 ADF 统计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但其余变

量是不稳定的。为了使数据平稳,我们对不平稳的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通过差分后可以发现所有变量均变得平稳。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同时也对 $\Delta K/K$ 、 $\Delta I/I$ 和 $\Delta I/Y$ 进行差分处理。差分处理后的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测度数据

年份	d $\Delta Y/Y$	d $\Delta K/K$	d $\Delta L/L$	d $\Delta I/I$	d $\Delta I/Y$
2012	-0.080195	-0.034673	-0.000423	-0.358478	-0.009350
2013	-0.002808	-0.011845	-0.000157	-0.018939	-0.000342
2014	-0.01949	-0.043813	0.000026	-0.003631	0.000178
2015	-0.011762	-0.049662	-0.001022	-0.025482	-0.000751
2016	0.009094	-0.01849	-0.000600	0.023813	0.001518
2017	0.030219	-0.021786	-0.001486	0.007276	0.000900
2018	-0.012107	-0.050416	-0.001173	-0.036170	-0.001629

$$d \Delta Y/Y = C + \alpha * d \Delta K/K + \beta * d \Delta L/L + \gamma * d \Delta I/Y + \psi * d \Delta I/I \quad (17)$$

运用 Eviews 软件对方程 (17) 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d $\Delta K/K$	d $\Delta L/L$	d $\Delta I/I$	d $\Delta I/Y$	C	R ²
全国	0.5883	-21.1525	0.0929	4.1451	0.0034	0.992870
	5.983787	-10.325800	1.140583	1.374758	0.859348	

由表 3.2 可知,全国旅游产业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d \Delta Y/Y = 0.0034 + 0.5883 d \Delta K/K - 21.1525 d \Delta L/L + 0.0929 d \Delta I/I + 4.1451 d \Delta I/Y$$

从全国来看,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系数是 4.1451,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产业每增长 1%,GDP 就增长 4.1451%;溢出系数是 0.0929,即旅游产业每增长 1%,间接拉动经济增长 0.0929%。从数值上来看,我国旅游产业的增长能够明显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说明其经济溢出效应存在且有效。

3.2 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旅游经济是绿色环保的朝阳产业,我们在推进全国旅游产业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应该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首先,应根据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完善内部规划,绿色生态和建设核心品牌两手抓,打造具有我国旅游产业特色的精品旅游路线,强调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制定可持续的发展计划。其次,我国旅游产业的经济规划要具有整体性,要兼顾旅游规划和配套规划,在提升我国各种旅游产品服务质量的的同时,发挥我国独

有的人文历史这样的特色资源,以此来丰富我国旅游产品的内在价值,使我国旅游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在世界旅游产业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2]。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旅游产业设施体现了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强设施建设可以推动产业发展。完善、全面的设施建设可以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一定程度上满足游客出行游玩的根本需求。因此,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采取相应措施时,工作人员可以放开思维,引入一些智能产品,例如智能机器人等,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在模式上,可以取长补短,借鉴一些国外经典成功案例,结合我国国情和乡土文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服务设施^[3]。

加强区域间旅游产业合作,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的辐射作用。其实,我国旅游产业一直存在着分布不均的问题,这样会拉大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降低我国旅游产业的集聚效应。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为了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采取发展较好的地区带动发展不足的地区,明确各地旅游景区的特色,找到提高宣传力度的切入点,加深大家对旅游景区的印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原先经典的、名气大的旅游点。其次,扩大旅游集聚区的辐射范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发展旅游周边产品。加强区域间的旅游产业合作,是实现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4]。

参考文献:

- [1] 谢风媛. 旅游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and 溢出效应.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6, 36(8): 46-52.
- [2] 刘朝文.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 [J]. 改革与战略, 2017, 33(8): 127-130.
- [3] 田建东.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及相关建议. [J]. 营销界, 2019.
- [4] 刘凯.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D]. 浙江工业大学, 2015.